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水心集卷二十四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子五人曰汝談汝譡汝訥汝譁汝諮汝詁繼善勝後女四壻曰奉議

郎龍游知縣潘自牧進士黄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惪與校書郎王衜名義相友善如兄弟二家求永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泊累載欲常侯母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聞履聲各以孝敬分

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
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
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于名士諸子恂恂退守
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絶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
譡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
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
相欲驟進汝談汝譡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
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殁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子

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無田芟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䂋竭辛苦淡薄十餘年佗胄敗死汝談為館職出湖北常平知温州汝譛寺丞使數路汝訫汝譔改官知連江泰寧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為諸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為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夫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

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為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為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

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間言女淑在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七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爛彌高極深一綏萬尋益培後昆尚單厥

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宬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字却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諫孝宗聞知世家甚悦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名試命文漂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巳大怒遂以四通非法法罷鹽司再薦即

事尤忌君故為軟語逗歲月君瘖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滇涬風波間余為奏授廉靖處士佹冑猶靳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絶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奇卓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為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始廢童惇又廢佹冑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名豈為應科者地哉奈何後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荅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所謂不

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不涉門户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羣詒聚斆如詰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返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巖下渭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覩脱固宜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月日葬吴洲两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夔國子進士亦應賢良

方正曰杲早夭女曰㠩嫁廣濟知縣盧㯋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無

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妄告容
威脇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鞫於臨安公偶攝録參亟
閉獄户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既而所告
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矛公謝曰即坐譴自甘
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明豈重邏輕尹
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意上駭曰朕幾誤
鄉吾争臣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預政矣調濠州録事
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屢改監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

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為勸留者公曰
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
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
正丞軍器少監言黍蹟八年外賢材不勝衆願更出送
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鹽淮西運判入郎倉部檢詳樞
密院諸房文字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浮細失什
伯且亂公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與國漢
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

少卿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喪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髪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晏然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因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紬道學而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也忮者巳怨相與撃

逐喜曰道學散羣矣趙丞相特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忮者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道學結局矣凡經趙公識面坐語無不迹絶影滅也葢道學於公塗閭巷揖無及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色抗辭殄行讒說猶蟄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冲然無去來而為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為言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

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之更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為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元鄉舉𧈢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于墓子曰綸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慤曰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工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諡曰忠定而

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簡焉公義順而理和塤唱篪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之選也令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令猜防收攬雖斡官亦親擢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當清若孤立

令黨援封殖大殘也闒佞給使當沉伏奔走令名聞鼎貴大賊也騎淮常作過扞邊何有而長此驕信誓武舉試七書韜略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舉子故淹緩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匹十餘千秋苗斛兩大碩秋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為博士為寺丞為編修官為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也氣

泰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其上不為執政大臣其次不為諫官御史材非果難也銘曰超天門之嶪峩兮衆外逐而倘接奚夫子之並登兮獨內秉而蹇淵建驚世之華旗兮載駭俗之高軒遇讒慝之横潰兮扶忠良之阽艱訊曰山浮蒼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宗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志

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為閩家然皆縣君教也授漳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民為刼冒獄上矣君覆而究之一食頃放散數十人傳聲懽呼徹於氏郡州使行視四縣盡荒遠不到地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駢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鵓濘同廵檢輕戰而潰

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酋二剸賊無遺發寄納倉
贓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
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屈前守材其為無不聽後守惡
其直不盡存也監司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
十九日卒年六十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
鄉渚浦夫人王氏子曰顲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
太學博士君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
家初與田闕　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

簿有酒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大人咄撻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好伏事牢拾飫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惰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潤硯守宙隘田廬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拾闠活人烏脚溪殺賊沆鵜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長潭王公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為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戶曹元覬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於剡剡之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逈數十百里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命每獨念曰祥覽以上

推王世予受始之姓導悅以下審超孫覬定居之實長
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
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之
父廸功郎迥哀痛沉劇未暇及生理君幼尚束髮即能
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累秩以致深廣廸功歎曰吾家
命脉也非此兒不興矣族人長老加敬愛新刻中語生
子何獨不如煥之然君常不自喜曰奈何以近利傷遠
成其恭孝和敏先人後已通有共無出於天性竒書善

本輒貴售屬其子必於清論閩流意未嘗不在譜諜間
也已而夢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令一青
衫手板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
往曰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
御史入宗寺為卿直中秘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
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阮
遥集葬婺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冑耶時遠則念
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君聰朗

開達上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葢嘉定之壬
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月丙申柩葬
彩烟鄉山曰鼇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夢龍夢良夢錫
瑨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先卒夢龍在永嘉
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廸功郎麗水縣主簿孫
男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而史稱悦子混混子𡺳
𡺳子恢譜乃言𡺳子偃無恢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
𡺳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也自懐戌四世皆稱陳至景

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九十餘年尊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懐成傳九世亦誤也惟杜氏葬長潭戸曹葬剡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而銘之銘曰

山田水複昔誰爰宅晉相梁卿蕃衍千百有篤王公追念世德勿為崛升不如繼輿仆壠摧丘淑綏影纓我能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已酉葬會邑鄉蜀里北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工之銘來請公字彦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廱太學鋒鋭淩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置沿江安撫辟為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

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撿法官為監察御史
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刋
石摹以賜羣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
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下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
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
凡私意臆説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為
詔獄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絫攸
家人至行在公歴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

憤亟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内徙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鏤之徧下州縣使百姓户曉而劾其稽違者繇是上益以公為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輒憑寵作勢妄古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内侍而其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㪅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志

得惡同列偪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參知已逐去
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咈旋
首下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間踰意相糜歲餘未
有以逞公顧檜忮忍欲有所建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
得間則歎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
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汪樞哉
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
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為檜發也重慰藉以舊

職食宮觀祿檜在不敢動揺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内屏燭反撚紙代燎政以慈愛為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雲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為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薙焚汰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為義問排毁

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
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黄陂世序甚遠然
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
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遁潰不相
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奉
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内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
素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云
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咸郡夫人四子作礪

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
作乂清江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瑞
徽猷閣待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學内舍生義路義處
義方義實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贛縣
丞統通判楚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緽知
永興縣綬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欵盡自少
至老不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
汝如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㫖曰樞密尚減價我

何敢求嬴故市 羅常平縣人亦以為佛也公在時諸孫
已取高第後待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内外
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
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異翼高宗進臣以恭獨我偃我
爾撫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曰君是從事
往論移𡼏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明惟兩聖人深照厥成

始黙終復生寃死榮墳彼此莊其下靡刻蜀笄仍存翁仲猶黙碑銘新特綱也念徳碑堅有泐銘堅無㦸十二月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

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
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貺場屋士餘十
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
書至再天子始欲名見倖臣耻不詣巳執政尤不樂復
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覘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
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工顧内裨決矣終不報
縣是在庭交怒以為恠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
置同甫羹胾中葢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

疑食異味有毒巳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

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摇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悦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内空無賢外虚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為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武笑曰此劉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

於工蘭工所厚得名對工壯其貌覩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工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鄉蜀朕姑為即相伴矛公謝臣巳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名以王恬疏罷知卲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嚙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讐不足絜諸夏合南北固不與

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别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與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畧猶不到公子勝辛垣衍奚縣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工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

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

薛强友也王顒而薛晦過在强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傅而信孚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為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點引疾辭位逃寵畏盈數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間諭公曰卿輔朕事

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塔俟命
上不得已以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州提舉洞
霄宫光宗登禪詔曰卿冲人舊學也何以啟告朕公即
疏言令民貧兵餧將愚而敵詐虜懼有伏宜熟察審處
使初元之政足以竦厲而陛下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
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達寃疏壅微細必親半歲
復求去不許紹興三年二月乙未薨於豫章年六十九
口自為表謝略曰念民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

可憂用人材所當用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戍鄉西塘山提舉福建市舶緘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䘏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畧備矣獨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下治安天子恭已羣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行徧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而别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疏廣受無以尚之夫耽

位敗高節懐祿失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人三世褒敘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十七年太學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無考任而躐華選懼為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名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無敢裂四郡奉敵是欲和也非欲久也陛下發憤遂宰相諫官主議者示

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也因陳備敵五事及他便
宜甚衆曰如是則有脩脩堅而和可久矣故終孝宗世
以和為形以備為實敵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
兼聖政檢討校書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
法為天下信事為天下功臣下爭欲變法各求立事不
參覈而遽從巳變遄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隳國權
所以去也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廵尉何以禁暴
事多施行公起疎外論建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凑的

深中利害雖老於臺閣者亦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
樂罷主管崇道觀知鈞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
用人未有毫髮効驟遷輕政視職守如流上美其意曰
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少監
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制誥兼左
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為二兼焉在後省言
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學法吏不可櫂
侍郎張説子薦贓敗不可收敘宋鈞罷黜不可真俸郭

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贊而明州民汪伋獻稻萬餘助賑䘏户部謂不應賞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于金班定典儀以國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為屢請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衆相與愕顧歎服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户四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昏有其人為愈用愈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對駁不避專

對有守益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懸側升工念公魁傳使陟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理未嘗不反覆執諫終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宰相奏事參署噤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常再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斂厚捨施為已任大

關出内藏錢激犒而除其窠名為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户部立工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畫降公力辨遂追寢至於寛釋威怒保護善良鑒訴材傑舒拔淹滯工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自以為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内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即墓廬以宿

喪太師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裨窮乏之有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已約而裕不鳴善以收譽不衒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干進士之耻也汝第戒之子栝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枱通判福州棫据通判沅州槅通判撫州壻劉俩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枱据俩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汶監蘄口鎮洙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浚承務郎澆瑞安縣尉洽將仕郎瀆登仕郎

而洙浚亦已卒曾孫鑒鎡雄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鎡雄
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救
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而引之
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
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
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
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廸惟皐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推

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泰道
并包勿猜沮之嚴嚴廟謨虛已以咨令如雷風鼓舞四
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祈歸故國
草木華潤世趣其退有考其進公旣返正帝亦禪止古
稱明良毋或違止幽堂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播
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日

水心集卷二十四

水心集卷二十五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宋廏父墓誌銘

宋駒字廏父自宣獻公徽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為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

當究極忽昂然負戴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閤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為我師家居或晝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奚用為蓋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

黄氏子永孫壻任猷可即山陰縣承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嚴州司户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顔回而已以爲非好學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尚君之似嘉

定十四年四月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年六十六三年正月辛酉祔於臨海西溪東奧山君在南康屢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縣此起惠州有母訟子者從容著狴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兒能事我矣聞

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隱姦如款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給禄胥徒貲產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閫閾素嚴户外絶行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千餘年不再見緜稱有嬀之後將育於姜竟奪而王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

君七世祖沼始為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最高弟
遵被遇天聖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
姜氏天水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縣漢陽徙淄
川再為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關中無姜氏徙者蜀
姜維唐姜謩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
徙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
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任范文正公備禮
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顔知雍丘縣希顔子筠通判全

州是為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廣東運副君父詵以呂丞相頤浩世姻忤秦檜遲於吳十四年高宗既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工部侍郎實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令治行甚脩余嘗為寮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二惠欒高以亢浚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

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晩出不復知其為齊之姜也故詳録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曰邽監沙市鎮曰郟曰郛曰鄒皆先卒曰鄰今為承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錡監雜賣場門趙

汝鑑簽判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霆曰安祖和祖彌久充實

彌壯仁實彌遜智實夢實孫壻曰黄鍾承奉郎曰陳洞

將仕郎銘曰

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子孫未嘗離梱

畓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美惠州牧邁善與家宜勵我

清苦志絶彼驕吝疵素風落朱榮旅葵台之湄長山蔚

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年五月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並稱者得陳君者卿既敘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而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俛而不肯久乃言曰吾冑出太丘長實從婺徙台貽範貽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并賔皆儒先生傳數十世吾父諱昺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派流不能復於源本則

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叩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踈我兼其二而上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强鋭者抑畫者進時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猝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褓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為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歳薦士

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二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

不克壽是人與天界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上為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父開說焉木可抱焉亦可蹈也山可緪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昔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盖叔明

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革姚衍吳夢齡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女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冢居間吁嗟叔明手栽檜杉印須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其文爛爛永也不刋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蔚門幽寂紅藥被野如菜

後流數十論難提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
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
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歎吏賢
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
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
棼割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
嫈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䊑縷謁不逮門且曰
戚家后壼有人焉遂為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

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閒居隱几噓嗒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為諱以察宄為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鈎距之巧或以為是大儒先生所為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因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

華後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
扑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扉則舟楫具芟舍
偫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
厚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諜爨食晝
掐討郭倪發賀裕子臣友上之大理達甫曰因筆楷著行
黏紙皆匀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堂後官
五人給舍以為當隨坐達甫承推爭曰以隨為權則信
以隨為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甫之材不困於事

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後可店輔抑兑
鹽價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倫交貨燕賄
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為之詭遇豈不
能恐事過吾材爾既連黜兩州世味益簿知南康自列
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
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揚州録事參軍繼勲文
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甫墓東

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匧無留藏窖無積陳達甫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枯落歲靡月累然後麤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避逅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録我先后以繼塗姒遭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入姓仕必繇乎進學必依癯儒麤糲適口而膏粱疏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

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為道耶既許其兄達甫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巳南無北尚其素風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

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隣黨朋友皆悦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其儉久而卿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䕶承務郎元真

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黄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覯復永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天乎覯復豈其仇聲滅影絶何所游怛哉銘乎烱厥幽

脩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興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丈炳學尤壯

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
曽筆外法莫有知者吴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
畸繇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郎知
台州江西提刑吴君亦盡禮請一旦挈生員百餘廳聘
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為吴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
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
其衣食之求則威望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
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曽祖臻祖杲雄於東陽君既

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儔經彙史豪俗
痛改外弟傅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君嚴事如
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
淳熙大荒札匜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留陳補歛
縣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
益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逋負緡於縣廡復以私錢貸
輸曰後勿爾皆驩呼聽命攝大治縣慕其德聲不言而
化差監和劑局難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匿

令又十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奈何其
長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禄買地孤山下將遂留
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牀徧視曰珍重
乃瞑初君愛白水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
日竟掩棺焉娶陸氏宗氏子敬子魯子壻陳澈陳桂曹
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興慶家慶君之父智能知
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厚於傳樂成其名宜銘也君
好善而喜遊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

間君輙來握手匆匆飯數巳徑去問其所為笑而不答然則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為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新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

戴墓誌銘

嘉定中黄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家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斂身降首惟書之狗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巳復至俄又疾作芒屩夜發及門

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旣卒攝衰復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昌鄉戴輿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强者怨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曦曾舜文及祖秉器闗市調直銖龠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强之道存焉然而

人力為彼不為此何也族祖垕無子以未弟括為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括亟歸垕驚泣曰彼雠也委吾財於壑焉用盡立責契以畀我人不聽垕竟自費之十一付其雠示不絶而已從父濬病且死子始一歲歎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請弟栩為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濬死妻邱能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即以劵還邱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有食羮形色千乘好名

之論夫始不以一㦸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人必知此而後可以有為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為之也王公不能答噫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歟若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枯栩女嫁内舍生毛仁厚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冲老孫女二銘曰始蹊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何必高岡棣

華連理伯季同藏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為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中外昔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為重而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處市僦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慮數十每時睽

歲隅彼兒字女育寀然成長我未有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為貴宗室女樂其為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里嫂偶坐無作色疏翁族姆却立無惰容葵糈匏菹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邂逅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勸勞客驚喜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必將成我為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覩近世惟西橋宗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

不及也麟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
縣父池州而上為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
自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壻監嚴州比
較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
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而
英發池州獨奇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苦立
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蓋收斂
揁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道具焉銘

曰

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靡豆曰夫奚悲噫
艱爾思曰子奚肯噫教之永嘉定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曽祖璿祖敏昭父敦化贈大中
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鑑録本坐敗敎晝夜讀數日
畧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踵秦檜故
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

甲科授福州司户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槩
量民以為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
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録勑令所删定官樞密院編脩官
為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
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
何足道宜如聖諭令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慼然遂極
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執政孝宗尋内禪公即求補
外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

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為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據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為州人至今言陳編脩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猺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恫恐安撫司王藺奏留公就還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猺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興五年

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為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緡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為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去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統制不悦過客多觖望然黨論方大起貶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

堅久耐實襃禮耆彥待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

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

帥李奕後帥皇甫斌爭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敵縱亡

命劫界外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

家先騎士浮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郢州歲惡至糶米

搜糴民食頓竭繇是七州民無强弱相扇為盜縱橫入

敵地復歸自冦商販路絕沿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

鎮屯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

將遂出師公謂侂胄復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豐儲實邊教而後戰古人成筭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蓋寨屋今日常支又不用乃倚羣盜剽奪行之豈得以敗亡為戲乎既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户部郎遷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帥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池河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

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度敵必至至則襄為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而飲公陂北城為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菱芴藁稈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憂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黄土兵効用成五關募守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韋叡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敵既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

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敵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敵已圻鳳棲寺趙太尉宅為栰渡江矣武昌震慴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日置司北岸敵絶南河亟命上豪趙觀霞之中流人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反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伲胄言州無援師偽為慟哭可憐者伲胄不知其詐也怒襄陽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

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敵卒不窺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敵實困獘然外示不和之形侂胄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洫中流晏然侂胄死嘉定元年五月敵已決和不樂者乗時毁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宫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覿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縝嫁建康府户部贍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

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録參頤彭澤簿巽新漢陽簿履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蹊絶徑疋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内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常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而公獨先見李奕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囊城安陽獲全功又

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為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曰總所歳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户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脱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既而公為抑代遽奏罷之抑慙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吴琚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為

讒因左右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纔人能以白為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羅二州祭祠至今不絶人不素定乎琚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為跖矣銘曰

選懦遲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開闢孰

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閩口覆波若雹開禧挑敵最為先見輦粟萬倉卒全兩邦敵不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劇零功碎績所存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浽或棲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曰

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旅於分域之外抗而為異行衆矣俛而為常德鮮焉離其樸於文衆矣反其華於質鮮焉若夫屢變有司之法益薄而知自厚又加鮮焉況於羣千萬人而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殆將絶矣君之所稱應是四目平生著書甚工然每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解惟恐以聰察矜於物也譽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

與游而久也無悲愁慍忿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世為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吴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於孝義鄉吴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繇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趍寬額可

乎先王擇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辯論皆屬司馬於成德達材何速也今靡歳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埴豊城簿止善靖

安尉銘曰

埴之友沈倜實卜其兆曰吴平一州地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其信然以君之賢宜有後哉嘉定

闕

年六月日

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曽祖及祖藻父天民縣建從台為黄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通數術喜為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惰人頗笑之君曰古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為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年八月某日葬

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壻曰項附實余師禹余東甫周冕夫儒而匿於醫可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奚報之求雖然充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銘曰

留耕之閭有伉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墳人心如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永之休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檝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為秦司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緑秀山是時吴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以節聞天下他年自慮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為夫人表於墓余曰史有狀壙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得大罪於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禄爾乃浮江縴湖上一綫之峽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地危其親罪一也曦

盜蜀無假南士不亟東下益西寄竽議使者坐縱口罵
曦激士大夫心為賊囚守雖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
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乏方
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令籍陰通
賊十數大家貲數千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
舌不敢應吾因大怒題絶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
難易妄發毋巳無益毛氏祭之祭繇是闕焉罪三也既
失仕耕廬山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

前孫挽後山巔可休水澨可息令不及游矣封一蘋魁剥一豆筴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禄不及為親恨吾以代禄之耕不及為親悲罪四也夫忠不獲其上謗鬱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漫而吾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為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幸未至陷胸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銘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為縣吏外王父不願為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户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匱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没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

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
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
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
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
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
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
忍矣何不改業繇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
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

汝善為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怜於人此人為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為士人之家者繇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為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閒獨難曰吾雖忍死無以見

門户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人卧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而為某喜者以為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禄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於某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

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嫁矣先葬其號泣而請於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為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庶人之勤瘁以終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為親也夫人之德可以為婦可以為母而無其家業殆不克施天地不可恖夫人不得壽而抱永疾以死使幸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其之不孝且不肖也尚何言哉今起殯屋以從幽兆則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

飭其孫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其之不孝酷罰不為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令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陷名於墓隅

水心集卷二十五